



## 乡村振兴美如画

□刘广

乡村振兴战略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一步,一定要结合本地实际,精准施策、因地制宜,走特色发展的道路,让禀赋不一、特色不一的乡村资源各美其美,美美与共。2005年习近平总书记浙江安吉考察时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安吉政府带领广大人民群众痛下决心淘汰落后产能,大力整治人居环境,以环境治理和发展协调为导向走上了一条美丽的乡村振兴新道路。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十八洞村时提出精准扶贫,十八洞村结合本村民族特色和环境资源优势打造旅游业发展之路,从贫困苗乡到小康村寨,成为了全国闻名的致富村。

2019年7月15日至25日,全国政协副主席马飏率全国政协书画室采访团赴四川、西藏开展采访创作和考察调研,我们去了“老北川中国道址”。当年的老北川中学校区后的大山在地震中崩塌,巨大的岩石倾泻而下,把校区彻底掩埋,只剩下一根旗杆、一面在风中摇曳的国旗和一个孤单立立的篮球架,学校的五层教学楼垮塌,变成废墟,满目疮痍,直至今时看着这些历史的样子,都感到心无安放疼痛,那种亲历者的无助感,仍然可以感同身受。如果说汶川大地震是大自然给四川盆地的一次极端考验,那么今天的城乡新貌就是乡村振兴战略和新农村建设交出的一张优秀答卷,不仅一寸寸抹去了灾难留下的印记,还将城乡基础设施配套推进了十年甚至二十年,一个个崭新的新农村建设起来,焕发了勃勃生机。这一刻,我真正感受到了中国人的凝聚力和众志成城的硕果。

水磨镇地处龙门山断裂带,作为汶川县受灾最重的农村,今天已变成乡村振兴和新农村建设的样本,一条条平整宽阔的水泥路和一片片布局有序的新型农业集中发展区,农业产业化规模和效率都大幅提高,城里人梦寐以求的“林间别墅”成为乡间随处可见的风景,村民们打起花腰鼓、跳起坝坝舞,生活更加多姿多彩,而这一切变化,正与新农村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五大目标不谋而合,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总要求步调一致,正是坚持“以科学规划为基础,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群众满意为根本”的重建思路,准确地把握住“乡村振兴”这一战略关键,让在地震中损失巨大的农民、在地震中遭受重创的农业,启动城乡面貌焕然一新的沧海巨轮。思绪飞转,村民欢然,眼中林盘绕院、农房错落的新村格局,已然衍生成一幅优美的原生态田园画卷,我也用画笔记录下灾后重建的乡村振兴美丽画卷,描绘出汶川大地震后第一个十年的村民新颜。

在绵竹“中国年画村”村道两旁,古色古香的路灯杆上悬挂着别致的年画灯笼,年画牌坊、年画广场、年画湖一字排开……整个村落就像一幅层次丰富的年画画卷。这里拥有非常丰富的民族工艺传统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年画村已聚集了上百位专职画匠,使这些遗产得以活化,助力乡村文化产业的振兴,每年创造不菲的销售额,让原本岌岌可危的绵竹年画重新焕发了勃勃生机,这是灾难后村民们从未想过的美好图景,灾后重建背景下的乡村振兴,让村民的生产生活形态发生了变化,在注重文化传承的前提下,尤其对产业发展长远考量。年画村里有一座充满文化内涵和民俗风情的艺术馆,同时又是一个培育年画传承人、发展年画产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综合基地,各地的年画传承人、创作者可以在此互动交流,年画文化的传承获得了更广阔空间,也让绵竹年画借助这个平台,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文脉有序,国脉相连,政府工作报告中多次提到“乡村振兴”,在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后,中国进入了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阶段,充分彰显了党和国家一如既往对于三农问题的重视,充分显示了乡村振兴的主体战略地位,充分体现出国上下推动实现产业兴、农村美、农民富的信心和决心。

2021年,恰逢建党百年、“十四五”开局之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开启之年,作为一名艺术家、文艺界政协委员,定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强化政治引领,奋力开拓创新,聚焦新时代、新目标、新任务、新理念、新格局,切实担负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建良言、献良策、履好职、服好务,为了“十四五”的开局实现开门红,为了乡村的振兴和繁荣,为了文化的传承和弘扬,为了顺利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做为民服务的孺子牛,敢于履职担当;做创新发展拓荒牛,敢于时代拼搏;做艰苦奋斗老黄牛,始终任劳任怨;做好政府工作报告中谈到的“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等与自己工作和生活息息相关的內容,深入学习贯彻报告精神,发扬“三牛”精神,为做好新时代文艺工作、助力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发展中心国家一级美术师)

## 首届青年戏剧“斑马奖”在京揭晓

### 鼓励青年人追寻戏剧的另一种可能

为鼓励青年戏剧人的戏剧探索精神和实验精神,挖掘具有创造性的戏剧人和优秀作品,日前,由北京国际青年戏剧节创办的首届青年戏剧“斑马奖”在京揭晓。21部入围作品历时近一个月的评选,共决出单项奖12项。顾雷《水流下来》获最佳编剧奖,李建军《美好的一天2020》获最佳导演奖,演员赵阳《局外人》、王晓笛《空中夫人》分获最佳男、女主角奖,青年编舞陈欣頔肢体戏剧《平行之间》获“年度新人”奖,《带电的火花》获“观众最喜爱剧目奖”。

首届参评作品以刚结束的第13届北京国际青年戏剧节50余部参展作品为主。这些具有原创精神和现实关怀的作品,充分展现了当代青年戏剧人的创作热情与才情。获奖作品《水流下来》扎根日常生活,通过对父子关系与代际冲突的讲述,引发了观众对个体、家庭与社会关系等问题的深度思考。青戏剧节开幕之作《美好的一天2020》由19位普通人担纲主演,观众通过收音机自主选择聆听由不同演员各自讲述的人生故事。戏剧以朴素、真实的交流,打破表演界限、激发舞台上下的人们共同感受生命的温度与力量。系列作品自2013年首演以来共创作过5个不同版本,先后共有146位讲述者参与演出。作品《带电的火花》主演马建东获“特别关注奖”,该剧以线上独角戏的方式,讲述了这位怀揣舞台梦想漂泊在北京的普通电焊工的真实生活经历,表现了人物面对生活和艺术不懈追求的勇气与力量,此外,最佳舞蹈剧场奖、最佳创意作品奖由《MOLI》(余尔格编导)、《出口EEEXIT》(温琦编导)获得。最佳音乐设计奖、最佳舞台视觉奖则分别授予了李鲁卡《《平行之间》》、王琦《《局外人》》。来自波兰舞蹈剧团的《启蒙》和瑞士苏黎世剧团的《十诫》同获最佳国际剧目奖。

青戏剧节艺术总监孟京辉,演员黄磊,戏剧导演、演员陈明昊、刘畅、杨婷等参加了首届“斑马奖”线下颁奖仪式,青年戏剧人代表通过在线网络直播与观众分享了获奖心得。导演李建军代表青戏剧节组委会发布了第14届北京国际青年戏剧节剧目征集公告,宣布新一届戏剧节剧目征集工作自即日起开始于2021年3月31日截止。青戏剧节欢迎所有热爱戏剧的青年创作者及爱好者踊跃报名,根据青戏剧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的青年提交参选申请。(路斐斐)

## 评点

关注孟华和他的剧作将近40年了。最早看他的剧作是1984年在上海戏剧学院,当时我在戏文系进修,看了他的话剧《劳资科长》,是由表演系81级学生演出的,记得扮演劳资科长的是后来很有影响的演员王洛勇。看《劳资科长》时知道了编剧是前两年来上戏戏文系进修的河南籍学长孟华,但是没见过他本人,待认识孟华兄,已经是几年以后了。

王安葵先生评说孟华“应该被载入当代戏剧史”。为什么不是“当然”而是“应该”?说明还有弹性,这个弹性,我以为正是我理解孟华和他的剧作的视角。我眼中的孟华和他的剧作有一种双重对应关系,而这种对应关系的某种不明朗、不确定、不归类,恰是孟华和他的剧作给予我们的印象,或者说正是孟华先生在现当代戏剧史中的身份。

第一,孟华的文化身份。孟华作为河南籍的剧作家,一方面他有中原传统文人士大夫的人格特点,有中原地区剧作家所共有的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底,有亲近黎民苍生、为底层民众代言的士子情怀,所谓忠孝节义礼义廉耻,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谓“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表现在日常言行中,则往往显示为一种表里如一的清高操守与正义担当,包括也显示出某种有形无形的矜持感与高傲感。孟华身上所表现出的中原文人的性格图谱、传统趣味、地域神采,都与他中原剧作家的职业身份相对应。但是在另一面,孟华又不完全类同于我们习见的中原地区尤其是河南省籍作家、剧作家的风格做派和性格特征。他比起许多中原地区作家、剧作家包括许多该地域的学者或艺术家们,身上似乎又多了些现代知识分子的人文意识,这个现代知识分子的人文意识既是一种价值观,也是一种审美观,还是一种人生的修为和情调。说实话,我欣赏孟华兄的这种理性与自爱,欣赏他的这种殊为难得的、令人钦敬的“当众孤独”。孟华作为一位中原地区的剧作家,他既融洽在这个团体之中,又独立在这个团体之外,他的那种身份感和方位感都有点模糊的独特。

第二,孟华的作家身份。孟华是有作家气质的剧作家,与孟华的文化身份感相对应,他的这个剧作家身份感也不是十分鲜明。如他最初产生影响的作品是话剧,而他的话剧作品却又并不自带中原地区的风情,而具有现代城市的普遍特征。时至今日,我们河南籍的剧作家,包括河南籍的作家,似乎总也摆脱不了农村生活、农耕情感、农民趣味的影响,哪怕早已离开故土,安居都市,哪怕曾经的乡土早已变成现代都市,可他们的作家情怀与作品趣味还是离不开表现曾经的农村和农民。孟华居住在郑州,郑州是中原地区的大型省会城市,其城市化、现代化的程度在整个大中原地区都是超前的。这不是构成了对孟华不同于一般河南籍作家、剧作家的影响?是不是也在不经意中养成了他的既是传统乡土也是现代都市的双重趣味与双向视点?一方面,他是带着鲜明的中原地域特色的作家;但另一方面,他又是带着中原文化背景的现代作家。他的作品追求一种现代意识现代性。我在一次讲座上曾经说了一句大话,认为河南在戏剧创作的现代化转型方面,与全国许多地方相比似乎

## 艺谭



中国戏曲学院创排改编自莎士比亚同名剧目：豫剧《无事生非》

1930年,京剧大师梅兰芳一行踏上美利坚合众国的土地,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刮起了一阵东方艺术的旋风。让不知中国戏曲为何物的美国东西海岸的戏剧界、艺术界、电影界人士以及诸多民众领略了中国戏曲的艺术魅力。以著名电影喜剧大师卓别林为代表的美国各界人士先是惊叹不已,而后为之倾倒。

1935年,梅兰芳一行又踏上苏联的国土,在莫斯科等地掀起了观看、研究中国戏曲的热潮。作为戏剧大国的苏联,名流云集,闻讯而至,观赏评论。苏联戏剧界诸多名家对梅兰芳先生身穿西装就能将中国古代女子演绎的婀娜多姿、妩媚动人表示惊叹不已。苏联戏剧界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梅耶荷德,电影界的爱森斯坦等名家对以梅兰芳先生为代表的中国戏曲艺术的博大精深钦佩不已。德国著名戏剧导演布莱希特则从梅兰芳先生表演的戏曲艺术中得到启发,创立了著名的戏剧“间离论”学说。

梅兰芳先生的出国访问演出带给世界的不仅是中国的戏曲艺术魅力,还为世界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打开了一扇绚丽的窗口。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戏曲更是成为中国文化交流的重要形式。各大戏曲剧种的名家、名剧、名团纷纷走出国门,到世界各地进行友好访问演出,播撒中国戏曲和中国文化的种子,为促进中外各国的友谊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出访国外的戏曲团体大都以文化交流性质的演出为

# 孟华和他的剧作

□罗怀臻



豫剧《宁波大哥》

“少跑了一圈”。我当时所指的是中国戏剧曾经于上世纪末所经历的实验戏剧、探索戏剧时期。在那次推动戏剧转型的探索实验中,河南的戏剧创作与北京、上海等地相比,似乎少有作为,但是孟华先生没有缺席,他创作了具有现代戏曲品格的豫剧作品《半个娘娘》《白蛇传》。然而,孟华在河南的创作非但没有形成集体响应的局面,反而引起过诸多匪夷所思的“争论”,他的“一个人的奋斗”很快就被铺天盖地的习惯性审美与习惯性趣味所淹没了。我在那次“少跑了一圈”的讲座上,特意列举了孟华的例子。同时我还列举了稍晚于孟华的姚金成的《西门风月》和徐涌泉的《阿Q与孔乙己》的例子,试图说明河南省剧作家在现代戏曲文学创作方面曾经作出过的艰苦努力。孟华的创作,无论他写传统戏、写现代戏、写戏曲、写话剧,或改编外国名剧,他在内心里最紧迫的牵挂就是首先要解决河南戏剧创作现代价值观念的取向问题。他的创作不会仅仅着眼于某一次的汇演或评奖,他也不会去积极争取被省里市里列入重点参赛捧奖的项目。我们现在容易把获奖作为评判作家成就的主要依据,其实人们关注一部作品、一位作家,与是不是得过什么奖关系并不大,可是假如现代戏剧史家也把获奖当作剧作家和他的作品成就的主要依据的话,孟华兄也许真的就不是那么“理所当然”了。数十年来,剧作家孟华风萧萧雨潇潇地站立在河南省乃至大中原地区戏剧文学创作的制高点上,他的确不是那个为河南省获得荣誉奖项的攻城拔寨的勇士,而是一位为着当代戏剧文学创作攀援高度并发掘深度的默默坚持与守望之人。孟华没

有少跑那一圈,只是早先的很多时候是他一个人在跑,他从20世纪80年代一直不停步未减速地向今天跑来,直到近年还不断创作出如越调《老子》、豫剧《玄奘》和豫剧《宁波大哥》这样的个人杰作。在郑州,在河南,在中原,在全国许多地方,孟华创作的剧作还在演出,孟华剧作中的曲词还在传唱,他的剧作的生命力始终都很旺盛,不是因为得了奖,而是因为他始终关注着人生人性,关注着行进中的时代和时代演进中的审美,而这些又都是超越时间与空间的。就如我们不大关注孟华的生命年岁,但是我们关注他作品的精神与情感——那些精神依旧鲜活,那些情感依旧动人,这便是孟华的作家人格与作家身份。

第三,孟华的作品身份。对于孟华剧作成就的感受仍然是双重对应的,他的剧作成就具有显性的和隐性的双重价值。显性的就是我们看到的那些戏曲唱段和唱段背后曾经的一出大戏,这部分是他作为当代杰出剧作家的成就标志。还有一部分是隐性的,是我们要致力宣扬的部分。这些隐性的部分就是孟华通过他几十年不偷懒不投机的艰难探索和艰苦创作所提供给我们参考和借鉴的经验与教训。在近几十年来中原地区传统文明价值观向现代文明价值观的时代转换中,孟华是戏剧界尤其是戏曲界一名自觉前行的开拓者和探求者,因为独立的思考和独到的表达,孟华的剧作又有一种启示性和不可复制性。我们可以培养出100位技巧成熟的优秀编剧,很难培养出一位具有独创精神的剧作家。读孟华的剧作,未必每一部都能精准接通时代的心情,也未必每一部都重合重性演出,他的剧作总是充满个性,充满才情,充满古代文人士大夫的担当气概和现代人文知识分子的思辨精神。孟华的剧作不适合做教材,也不好模仿,但是孟华的剧作能够激发你的创作欲望,启发你的想象力。有一些作家不可培养,有一些作品不可复制,孟华和他的剧作也具有不可复制的特点。有些创作可能赢得空间,空间就是即时,就是当下,但是急于赢得空间的创作往往会以失去时间为代价。一阵风过去,作品被忘记了,人还很健壮,作品已年迈。像孟华,人貌似有些老态了,作品却还很年轻。

孟华的戏剧文学成就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传承了中国古典戏曲文学的传统。戏曲文学的主要繁荣地区是在江南,在当时的元大都,从宋元杂剧到明清传奇,形成了所谓的中国“戏文”,也就是戏曲文学的传统。这个传统的主流精神也是要求“人世”的,是要求对现实有干预的,从关汉卿对时代的批判到汤显祖对人生的讴歌,中国古代戏曲文学传统是与人类共有的戏剧精神相一致的。孟华的剧作有中国“戏文”的传统,它提供新的思想和新的体验,提供时代的价值取向,还提供舞台实验的可能,因此,他的剧作既有一种适合当下表演的共性,也有一种引导当下表演推动表演艺术发展的实验价值。

也正是基于以上对孟华和他的剧作的认识,我敬重这样一位为戏剧事业作出了独特贡献的剧作家,也敬重这样一位作品高调、为人低调的同乡与学长。孟华和他的剧作,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

# 中国戏曲如何由“走出去”到“走进来”

□王绍军

剧惯用的形式更为强烈。在具体的创作手段上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1.寻求外国剧种风格与中国剧种风格的结合;2.话剧的内在体验与戏曲外部程式化表现形式的结合;3.剧作原有的矛盾焦点与挖掘新的戏曲歌舞空间;4.传统的戏曲表演程式与现代舞蹈语汇的结合;5.西方剧作的背景音乐与东方剧种音乐的有机结合;6.戏曲美学精神统驭下戏曲化的表演样式与话剧式的舞美灯光的结合等问题。

笔者给中国戏曲学院表演系师生导演的根据斯特林堡的同名剧作改编的豫剧《朱丽小姐》,根据莎士比亚同名剧作改编的豫剧《无事生非》就采取了后者,将原作改编为一个中国的故事、中国的人物,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歌舞化的表现形式,尽可能挖掘合理的歌舞空间,并予以强化,给中国戏曲纯正的表现形式一个合理的展现空间。

通过这些剧目的创作,我们总结出中国戏曲在搬演西方戏剧名著时的若干创作规律:将西方的人文精神和中国美学意境的有机结合,以适合中国观众审美品味的艺术形式去展现西方戏剧中的人文情怀,以中国戏曲特有的程式技巧去展现人类共有的美好情感,这种东西方艺术形式与思想内涵的交融互动,无疑是西方戏剧中国化诠释的有效方式与途径。这些创作经验的总结,对中国戏曲搬演西方名剧,展现自我的艺术风采,走向国门、走向世界是大有裨益的。

文化的繁荣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体现。长期以来,让中国文化走出去一直是我们的战略国策。但是,在当前的世界经济、文化大潮中,单纯的让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文化交流目标已经和当前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不相匹配。因此,如何让中国文化“走进来”,成为世界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和文化主体,已经成为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要彰显。鉴于此,让作为中国文化活态形式的戏曲艺术在国际文化交流中扮演更积极的角色,以外国观众容易接受的方式走进他们的文化生活,让东西方文化在戏剧中得到有机交融,成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时代的需求,是国际大势使然。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对中国文化的软实力、传播力来说是挑战,更是机遇。戏曲在其间的角色衍变,是大势所趋,更是使命担当。